



野山听雨

圣光 著

在地上看天，昂首，
天是无数问号；从天外看天，
俯瞰，天是无数叹号。

一线文丛

大众文艺出版社

野

圣 光 著

大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野山听雨/圣光著. —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9.11

(一线文丛/朱丽娜主编)

ISBN 978-7-80094-441-3

I. 野... II. 圣...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07333 号

书 名: 一线文丛·野山听雨

著 者: 圣 光

责任编辑: 潘爱平

装帧设计: 新境界企划

出版发行: 大众文艺出版社 发行部电话 84040746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 7 号 邮编 100009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东营石大博雅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86.5

字 数: 2000 千

版 次: 2009 年 12 月第 1 版 200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8.00 元



作者简介

圣光，男，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著有散文集《一夜涛声》、《你在我眼中》、《本命年》，长篇报告文学《中国石化新生代》等。

CONTENTS

目 录

月如霜

3	一些词语遗失在通往今天的途中
21	十九楼的月亮
25	冬至雪
29	雨夜笙韵
33	听雨轩闲话
66	又到清明
69	石头记
73	且将窗口作画框
76	野山雨痕
98	重阳看日出
101	一窗葱茏
103	那时,我们还年轻

过马啼

109	比方:自己的遗失
-----	----------

- | | |
|-----|--------------|
| 114 | 日月从容 |
| 118 | 舍得是福 |
| 122 | 弯腰拾得天地宽 |
| 125 | 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 |
| 130 | 一个人的五十年 |
| 135 | 三十年工龄 |
| 140 | 别和自己的领导做朋友 |
| 143 | 却道天凉好个秋 |
| 146 | 勾引·勾搭·勾结 |
| 149 | 羡慕 |
| 152 | 幸存者的责任 |
| 156 | 一只兔子的成长 |
| 160 | 这个下午，与一只兔子对视 |

赠江枫

- | | |
|-----|-----------|
| 167 | 雨中游蓬莱阁 |
| 171 | 走进老街 |
| 175 | 到延安 |
| 179 | 凤凰从文 |
| 185 | 甘肃日记 |
| 206 | 壶口醉歌 |
| 210 | 阳关，阳关 |
| 216 | 一路看山 |
| 220 | 夜色中的饕餮 |
| 224 | 在成都当了一回茶客 |
| 228 | 渔市小景 |
| 231 | 欧罗巴走笔 |

275	罗马日记
282	失落的城市

雪里鸿

291	洪亮的声音
297	品味《风吹树响》
301	两个才女和她们的一本书
305	聆听那一声久远的呼唤
309	这个夜晚把心弦弹乱
313	清水芙蓉雪生香
318	思想着,快乐着
322	阅读韩青
325	童心闲看秋水真
329	高秋月下闻一曲
333	赋到沧桑句便工
336	一粒丁香在北方的雨中凝视
339	写在书后



月如霜

自把玉簪敲砌竹，
清歌一曲月如霜。

——唐·张立本女《无题》

今晚，这轮月亮是属于我的，我静静地面对着她，面对着一轮很古典的月亮，想李白，想杜牧，想王国维，想我曾经的那些岁月，一忽儿，所有的这些念想都悄然离去了，惟有这轮月亮让我看不透、想不透。

一些词语遗失在通往今天的途中

从昨天到今天，是一条不长不短的路，日子一天天过去，路一寸寸延伸。路途中，有些人 and 事走远了，有些词语也遗失了。今天，随心捡起几个，是打开一扇记忆的窗户，是品味一种曾经的人生。

柴 火

老百姓有一句话：“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柴是排在第一位的。

在我的家乡，柴被叫作“柴火”。一切可以用来燃烧做饭的东西——木头、农作物的秸秆、玉米和高粱的根、树叶、草，都属于柴火。大人们忙大事，拾柴火成了孩子们每年的“必修课”。

拾柴火主要是在秋季。放学后，邻居几个孩子相伴着，拿一根绳子、一把镰刀，就到野坡上去拾柴火。通常是做两件事，一是到坡里割草，尤其是黄蒿之类的有秆作物最受欢迎，好烧、耐烧、火旺，属于“硬柴”。每每看到一片蒿子，大家就像猎狗看见兔子一样，蜂拥而上，一会儿就割得干干净净。退而求其次，便是长得高的草，大家割起来，分别晾在坡上，一片一片，待到回家时再捆到一起。有时，割得多了，记不清那一片是哪个孩子的，

还常常发生“战争”，你推我搡，强者为王，断不了有一方落败，哭泣着发誓“再也不和你一块儿拾柴火了”，甚至回家到对方家中告状的也有，一般是大人们嘻嘻哈哈，抓一把草放到“失败者”的草捆上，双方便平息了战争，第二天又和好如初，一起上坡。

秋天的山野，漫山遍野都是植物，空气中洋溢着蒿子成熟的气息，我们很容易就能割一大捆，用草绳捆起来，扛在背上回家，一伙人行进在崎岖的山道上，遥望着天边的火烧云，比较着谁的“柴火捆”大、谁捆得结实，就像现在的孩子比谁的玩具多，谁的文具好。比完了，就使劲唱着快乐的歌。从坡上看去，村里的炊烟升腾起来，孩子们使劲抖一抖肩，脚步越发快了。

还有一件就是到地头去拣人们收割后没有收拾干净的高粱或者玉米秸秆，孩子们叫“秫秸”，这属于柴火中的“上品”。那时候，地都是生产队的，秸秆是要收到场院贮存，用铡刀铡了喂牲口的，不像现在，人们在收割之后就地一把火点着，成了秋天污染空气的“资源”。所以，一看见坡里有没收干净的秸秆，伙伴们便会争先恐后地“冲锋”，谁先冲到前头，谁就得了“战利品”，落在后面的孩子只有眼巴巴看着羡慕的份儿。若是大人们遗失得多一点，每个孩子都能有所收获，那必是像得了宝一样，美滋滋的，半天合不拢嘴。有时，队里的秸秆收割了，就放在地头晾着，还没有拉回场院，胆大的孩子就会像小偷一样，左右看看没有人，跑过去拢上十几棵，放到自己的柴火捆上。胆小的只有远远地看着。

秋收时节，队里肯定要有“看坡”的人，他们有的在坡的高处，居高临下，监管着坡里的庄稼，包括已经收割的秸秆。有的就在回村的路上，看每个拾柴火的孩子背上的“战果”中有没有“偷”来的秸秆。他们的眼睛贼尖，一眼就能从孩子们的柴火捆中看出哪一些是捡的，哪一些是“偷”的——那些“偷”来的秸秆都比较整齐，不像捡来的长短不一——如果一旦擒获“偷柴火”

的，那一定会将“缴获”的柴火一股脑儿扔到场院的秸秆堆上，任孩子如何求情，毫不通融。那时，刚刚还沾沾自喜以为占了便宜的胆大的孩子，就沮丧着自认“倒霉”，胆小的就窃喜起来。我就有好几回属于这类“窃喜者”。如果运气好，大家没有遭遇“看坡人”，或者偶尔那“看坡人”睁一眼闭一眼地“渎职”，那么，胆大的孩子可就趾高气扬，我这一类孩子只有羡慕加一点后悔了。

还有一种柴火就是树叶。树叶不耐烧，是“软柴”，但在那个时候也是重要的储备。河对岸有一片人工杨树林，好大好大，秋天，伙伴们也扛一把竹筢子或铁丝筢子，拿一条麻袋，蹚水过河，到树林里“划拉”树叶。我们一人一垄排开，从这头划拉到那头，将落叶拢成一堆一堆。丝丝缕缕的阳光透过稀疏的枝叶照射在身上，细微凉爽的风吹拂着，那种感觉，美极了！如果自己这一垄中偶尔有树上掉下来的小树枝，那就是意外的收获，必定折巴一下，小心翼翼地埋在自己的叶子堆里，偷着乐吧。

等到估摸着一麻袋装满了，就是该回家的时候了，便将一堆一堆的树叶装进麻袋。装麻袋可是“技术活”，要先用树叶将麻袋的两个角塞实，再一点点往里装，最后，还要再将树叶顺着麻袋的边儿往下塞，直到麻袋成了一个结结实实的“大胖子”，方才住手。这时，那麻袋很重，背在还稚嫩的肩上有点力不从心，走不远就得歇一会儿。常常，为了抄近路，伙伴们不走远处的铁路桥，直接再蹚河返回。那时候，河里的水能没到大腿，我们使劲挽起裤腿，把鞋子插进麻袋包，将麻袋高高扛在肩上，小心翼翼地蹚水。走到河中，水流冲击，脚底被鹅卵石硌得生疼，也只有咬着牙坚持，若是不小心麻袋包从肩上滑落水中，那可就惨了，树叶浸了水，重了好几倍，往往只好在河中呆着，等伙伴们过河后再回来迎接，帮着抬过河去。要是看见谁家大人收工，帮着把麻袋扛回家，那谁就烧了高香了！十有八九，好不容易回到家，把一麻袋树叶一扔，累得只有坐下来的力气了，半晌，才端起热

乎乎的饭菜，连汗水和灰尘都来不及洗去，狼吞虎咽，吃得好香啊！

那时候，家里的柴火堆都在房头，用毡布盖好，防止风吹雨淋。常常，谁家的“柴火”多，就说明谁家的孩子能干，这户人家十有八九在村里属于殷实的家庭——除了烧火做饭之需外，“柴火”还被赋予了别样的象征。而烧柴火蒸出来的干粮似乎掺和着各种草木的气息，最大程度地保留了粮食原有的醇香和筋道，是后来的燃料所无法企及的。

后来，随着生活条件的改善，蜂窝煤、液化气渐渐取代了柴火，于是，蒿子长在坡里，自生自灭，秸秆“还田”了，树叶更是无人问津。满山的柴火在岁月的轮回中枯荣更迭，炊烟却不断飘渺淡化，如乡情的沉沦。

于是，拾柴火成了儿时的记忆，那样遥远，那样叫人回味，“柴火”这两个鲜活的字眼也成了一个即将遗失的词语。有一次回到老家，问家里的孩子还“拾柴火”吗？农家的孩子也像城里人一样，愣愣的，不知道我在问什么。只有邻家的老奶奶，看到地里烧玉米秸，忿忿不平地说：“世道真变了，那时候，这可都是好柴火呀！”

火 绳

那一天，和二十多岁的儿子对话，谈及蚊子。儿子说，用蚊香熏蚊子不环保。于是，就和他说到火绳，谁知他愣了半天，硬是没有明白火绳及其用途。想来，“火绳”这个词语也渐渐被人淡忘了。可在我小的时候，火绳却是老天爷赐给人们的上好礼物。

拧火绳一般要在秋天，当坡里的蒿子生长到最旺盛的时候，邻家的王爷爷就忙活着拧火绳了。拧火绳的材料一般有两种：艾蒿，黄蒿。艾蒿就是端午节插在门上的那种植物，用艾蒿拧的

火绳有一股特殊的清香味道，弥漫着中药味，闻着就舒服，燃烧过后灰是银白色的。黄蒿次之，味道太冲，常呛得人咳嗽，许多人不喜欢。

王爷爷讲究，都是用艾蒿，他亲自和孩子们到坡里割艾蒿。王爷爷割蒿子也有讲究，他不选太嫩的，嫌味道不足，熏蚊子的效果不好，也不选太老的，嫌长得太老、太硬，辫出来的火绳“品相”不好。而是选正生长在“青壮年”时期的蒿子，收割了，放在院子里稍微晾晒一下，王爷爷就坐在太阳底下有滋有味地拧起来。说是拧，其实是在辫，就像给小女孩辫辫子一样，王爷爷将三两根艾蒿捋作一缕，三缕互相交叉着辫在一起，拧成近两米长、小孩子胳膊粗的草辫子。他一边辫一边还念念有词地哼哼：

“拧啊拧，拧火绳，
火绳粗，味道浓。
晚上摆开迷魂阵，
熏得蚊子丢小命，丢小命。”

王爷爷拧火绳的时候，全神贯注，低着头，谁都不搭理，拧的火绳又匀又长。那个架势，不像是在做一件家常农活，倒像是在设计一个关系千秋万代的大工程。草辫子辫好了，挂在屋檐下朝阳的墙上，让太阳晒，直到晒得蒿子的绿色发了灰，火绳就拧好了。秋上，到一户人家，看见谁家的柴火垛高高的，就知道这家的孩子多、勤快，看见谁家的火绳多而匀称，就知道这家的老人壮实、灵巧。

到了第二年夏天，吃过晚饭，人们坐在场院或者街头纳凉，火绳就成了天然的蚊香。拿一根火绳放在眼前，用火点着，那火绳就像烟卷一样，只有火头，而不会燃起火苗，于是，一缕一缕的青烟便升腾着，袅袅地向四周弥漫，要不了多久，空气中就散发着一股淡淡的清香，蚊子、小咬害怕这股烟气，只好退避三舍。融融夜色中，火绳头上点点火星格外醒目，大人孩子围在周围，

或躺或坐，一个轻松的夜就开始了。男人们要抽烟，卷起一根粗粗的纸烟，或者装满一烟锅烟丝，也不用火柴，顺手拿起火绳，用嘴吹吹，火绳头便成了红火炭似的，把烟袋锅凑近火绳，对着就点上烟，美美地吸一口，那种惬意一直爽到心底。

就在火绳燃烧的辰光，就在那淡淡青烟缭绕的时刻，伴随着他们左一袋右一袋烟的吧嗒声，孟姜女哭倒长城，薛仁贵东征平叛和妻子苦守寒窑十八载……一个个生动的故事就不紧不慢地拉开序幕，讲的人绘声绘色，听的人全神贯注，丝毫不用担心蚊子小咬。有时，是谁讲了一个前朝后村闹鬼的传说，说的有鼻子有眼，活灵活现，直吓得孩子们发抖一个劲地往大人怀里钻，媳妇姑娘紧张得只骂讲故事的人“心眼儿坏”，倒引得那讲故事的哈哈大笑，仿佛得了奖赏一般。有时，听累了，孩子就躺在大人的腿上，仰着头看满天的星星，找到勺星，或者牛郎星，一阵大呼小叫，然后，再让老人讲一个“新故事”。那时候，星星是那样清晰明亮，像刚刚用清水洗过似的。一盘大大的火绳在地上慢慢地燃着，伴着偶尔“噼啪”炸响的火星，直到孩子们在老人的怀里睡着了，那股幽香便缭绕到梦里，久久不能散去。

夜深了，人们回到屋里，火绳就被放在门口，成了“守护神”。农家的房子，房门都不严，有一盘火绳点燃，就能在阵阵清香中睡个安稳觉，那清香一点一点地浸进屋子的土墙，若隐若现，就像王爷爷喜欢喝的地瓜干老烧，有股后劲，让人能咂磨出丝丝缕缕的味道，半夜醒来的人拿一勺水将火头淹灭，第二天接着点燃，就仿佛是在接续着讲述一段古老的故事，隽永、悠长。

王爷爷拧下的火绳用不完，夏天到来时，就拿到集上去卖，换回几个零钱，买一包“玉鸟”香烟，打二两“高粱烧”，乐哈哈地说：“开个洋荤！”说这话时，日子好像一下子就鲜活了，安逸了。

一根火绳，点燃了童年无数的梦一样的光亮，直到成人，那火绳的清香和一个个有着清香的夜晚，依然是儿时最开心的回

忆。

若干年后，我在一个小山村“上山下乡”，火绳依然是夏日驱蚊的必需品。尤其是夏收时节，夜里在野外看坡，把一根火绳挂在窝棚门口，不仅驱蚊，还壮胆——风吹的时候，火绳闪着暗红的亮光，在漆黑的夜晚，这亮光可以御防山里的狼。

那时候，不懂得什么叫“环保”，什么叫“绿色”，只是因为清贫，因为习惯，便尽情地享受大自然的馈赠，那样坦然、舒畅。以至于后来有了蚊香，有了电蚊香，火绳就被毫不留恋地抛弃了，年轻人甚至连这个词语都陌生了起来。那一次回老家，问堂弟还有没有火绳，堂弟很不屑地说：烟熏火燎的，把墙都熏黑了，谁还用那玩意儿！

看着堂弟家小二楼那刷了乳胶漆的白墙，我默默无语，只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进入肺腑的是香烟的味道。那艾蒿肆意的香气，还有在其中曾经肆意玩耍的我的童年，没有了……

烧 土

烧土，就是黄土，深沉的未经耕耘过的黄土。

小时候，煤是家里最奢侈的燃料，冬天，谁家能买到一车上好的无烟煤，或者，再有几筐闪着光亮的煤块儿，那可是让邻居羡慕的事情。

为了使煤粉更耐烧，也是为了增加那凭煤票供应的煤炭的燃烧寿命，家家户户都要准备好烧土。烧土和煤粉按比例掺在一起，仔细地调和均匀，我们叫撮“搭火”，将“搭火”晒成一块块的饼子，叫“煤饼”，团成一个个土豆大小的泥团，叫“煤球”。冬天，煤饼整整齐齐地摆在窗下，煤球藏在屋里的床底下，像前些年人们把电冰箱摆在客厅，把金戒指藏在橱子里一样，都是对财富的一种显摆。冬天生了炉子，刚撮的“搭火”在不用火时封炉子节约，火炉不致烧得太旺又能长久不熄，煤饼煤球则在用火时大显

身手。

说白了，烧土就是与煤炭混合使用的一种添加剂。

小镇不是大城市，进过城的人说，城里有卖烧土的，人们用平板车拉着烧土沿街叫卖，“烧——土！”那吆喝声粗犷、豪放，隔着两条街都能听到。从城里回来的人绘声绘色地模仿着，“烧”字拖得很长，“土”字却喊得很干脆。邻居王爷爷就很感慨，他使劲将一口痰吐在地上，用露着大脚趾头的布鞋底碾了碾，狠狠地说：“操，烧土都能卖钱！”我们则一边模仿着进城人的动静“烧——土”，一边在大人的斥责下嘻嘻哈哈地跑出院子，挑着一对箩筐去挖烧土。

每年秋天，挖烧土都是我们的“必修课”。挖烧土是很有讲究的，不能挖已经耕耘播种过的“熟土”，也不能要掺有砂石杂质的“野土”，必须是纯纯的、从未开发过的黄土和红土。好的烧土泛着油性，凝凝的，用镐头刨一下子只能刨下一小块儿，捏在手上油漉漉的，像是一小块和田玉。有的烧土掰开后，里面还有缕缕白丝，撬了“搭火”烧起来一点儿也不呛。那一年，伙伴们到几里路外的工厂看露天电影《地道战》，看到高传宝他们挖地道，一筐一筐的土挖出来，邻家的“老闷”兴奋地大喊了一声：“好烧土！”让全场的观众一阵惊诧，随后，便是满场的哄堂大笑，打那，老闷就有了一个外号：“好烧土”。

村西面场院的崖下就是我们挖烧土的好去处。伙伴们爬上半坡，找到合适的位置，抡起镐头开挖，像比赛一样，那架势远远看去就像是在挖窑洞。要出一头大汗才能挖满一筐。等到两箩筐烧土装满了，便躺在崖下晒一会儿太阳，顺便抓几个蚂蚱，约着挑着烧土回家。一担土足有五六十斤，稚嫩的肩头被压得又红又疼，可大家感到的是一种丰收的乐趣。等到窗户底下烧土堆成了堆，够烧一冬了，挖烧土的任务才算完成。那年头兴“学雷锋”，自己家的烧土够了，几个小伙伴又商议着为“五保户”刘